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深夜鏖战

■李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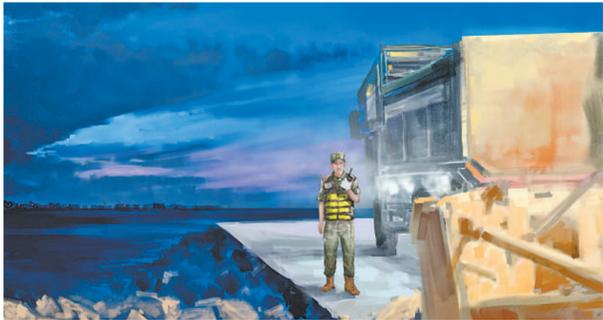


插图:唐建平

装满石料的重型卡车排着“长龙”，机器的轰鸣声隆隆入耳……凌晨1点，通往团洲垸决口的大堤上，路窄车多。为了不影影响交通，我们一行人决定在距离决口2公里的路口处下车，步行前往。

放眼望去，大堤两侧皆是一望无际的水面。幽深的夜色中，不时有白色的房顶、摇摆的树梢露出水面。岸边聚集着漂浮的杂物，不时飘来一阵阵风声。

7月5日，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被洪水冲断，豁开了一道226米长的大口子，垸内村庄和农田受损严重。所幸，由于处置得当，无人员伤亡，当地居民被连夜转移安置。在居民们举家转移的时候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、民兵、消防等多方力量，勇敢逆行，进驻大堤。

今夜，正是鏖战的一夜。

封堵决口，块石是重要物料。专家预估，团洲垸决口合龙需要的石料总量约10万方。为此，这里集结了来自周边地市的运输卡车，大家都在等待前方的放行指令，然后将石料运往合龙处。

卡车司机赵波从长沙赶来。他供职的公司组织了50辆重卡，满载石料前来参与抢险救援。另一位司机熊雄伟则来自200公里外的益阳。接到通知后，他立刻出发，将物资运送到了这里。更多的司机，我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，但车牌上的字母或者车上的横幅，表明了他们的来处。

“来不及休息了。把石料卸货后，我们还得赶紧回去，再拉一车石料过来。”卡车司机朴素的话语，让我忍不住向他竖起了大拇指。

继续向前走，我看到决口两侧的两支队伍正在相向进行封堵合龙作业。现场的救援人员有序地忙碌在各自岗位。

奋战在第一线的推土机驾驶员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推土机操作手，中士焦金博。灯光下，他的面容有些疲惫，但双眼紧盯机械臂，正全神贯注地操纵遥控杆，推石、运石、卸石，再后退……

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封堵决口的任务。白天，指挥员下达封堵合龙命令后，焦金博作为“党员突击队”一员，操作推土机将第一车石料倒进决口。当时决口的水很深，水流很急，石头倒进水中，浪花飞溅，拍打在驾驶室玻璃上。

凌晨1点，正是人最瞌睡、难熬的时候。更何况，这里的环境嘈杂，尘土飞扬，闷热的天气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但现场的指挥员、安全员、操作员斗志不减，携手奋战。决口处的石料在一层一层叠加，决口在一点一点缩小。我的内心一阵感动，这些身影好像黑夜里的火苗，点燃了希望的光。

凌晨3点，我们从决口处返回。

一路上，我注意到岸边多了几艘冲锋舟，路旁多了一排行军床和几个休息的民兵。不远处的旗帜上，“华容县民兵应急连”几个大字十分醒目。

这支民兵队伍，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的力量之一。大堤决口后，华容县民兵应急连的民兵第一时间携冲锋舟出动，在淹没区逐家逐户排查，确保不落下一名受困群众。当晚，他们先后进行了数轮搜救，并将一名90岁高龄的老人成功救出，转移安置。

在回程的车上，我还得知，当晚，在距离决口几公里处的钱团坝堤上，官兵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——

入夜时分，岳阳市君山区人武部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：天亮之前，在14公里的堤坝上，每隔1公里搭建一顶帐篷，为后续救援人员上堤提供保障条件。

钱团坝堤上道路崎岖，最窄处只有两米多宽，而植被足有一人多高，搭建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。但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让我深信，我们的人民子弟兵，有信心、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。

这一路，我看到无数奋战在大堤上的身影，也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。我被官兵、民兵以及前来参与抢险救援的各方力量深深感动着。我忽然想起之前路边看到一块标语牌，上面“万众一心、顽强拼搏、敢于胜利”几个大字熠熠生辉。

几天后，前方传来消息，大堤决口已经合龙成功。



李倩

记者心语
离现场越近，笔下的官兵越生动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那个难忘的夏天,我随部队前往岛礁。

初到岛礁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无垠的沙滩。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,平静而美好。我静静坐在沙滩上,任由海风带着海盐的咸味拂过脸颊。我抓起一把海沙,感受着海沙在指间滑过的粗糙质感。这似曾相识的一幕,让我回想起了过去几年的军旅时光。那些与沙相伴的日子如同一本老相册,在我脑海里徐徐翻开。

刚入伍时,我被分到一座大山深处的坦克训练场。

伫立远眺,起伏的山峦仿佛没有尽头。我需要在那里完成坦克驾驶、射击、通信等多个科目考核。

大巴车载着我们一行人来到驾驶区。刚一下车,一股山风卷着黄沙扑面而来。我们赶紧闭眼掩面,以免被沙子迷了眼。风停之后,大家纷纷咳嗽起来。即使小心躲避,细小的沙尘依旧沿着缝隙钻进了人的嘴巴、鼻孔里。负责组训的班长宽慰我们说:“常事儿,习惯了就好了。”我抓起一把地上的黄沙,感觉它细腻得如同面粉一般,轻轻吹一下就会飞扬起来。后来,从长期驻守在这里的班长口中得知,这片土地原本并没有这么多细沙,开辟驾驶区之后,坦克进驻训练场,一次次战术训练,让地面上的沙土像磨盘磨面一样被反复打磨。久而久之,训练场的地面上便满是这样的细沙了。

在这里,我也经历了军旅生涯最初的打磨。每天,我们驾驶着坦克在山间驰骋,伴着山风的怒号,一遍遍练习相关科目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我总会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的训练场景,心中充满了对军营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
这几年,我跟随部队走南闯北,与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有一次训练,我们来到戈壁滩,亲眼见到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壮美

与沙相伴

董博豪

景象。戈壁的沙与山间的黄沙截然不同,它坚硬且沉重,混着岩石碎屑,带着阳光的灼热。

每当上午的训练结束,我们会将泥泞的衣服简单清洗一番,平铺到沙砾之上晾晒。中午休息结束,沙砾已将衣物烘干,我们刚好穿上继续训练。

然而,戈壁滩的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。

一次机动行军,一辆重卡在执行物资前送任务时不慎驶入沙地,左侧轮胎深陷沙窝。沙质松软,车辆寸步难行。我们立即采取行动,用铁锹掏空车轮下的沙土,铺设麻袋麻绳,试图通过增加车胎与地面摩擦力驶出沙窝,但没有效果。驾驶员急中生智,将麻绳缠在轮胎上,从随车附件箱里取来三角形垫木,一块块码放在车胎前后两侧,为车胎提供支点。分队长喊着号子,大家随着号子齐力推车,驾驶员借力轰着油门,一脚不

行就再来一脚……经过大家不懈努力,左侧车轮终于“踩”着垫木驶出了沙窝。我在岛礁执行任务期间,又认识了岛上的沙。

受地理因素影响,岛礁上蔬菜供应种类较少。为了让官兵吃上多种多样的蔬菜,我和战友们决定在这里开辟一处菜园。

岛上的白沙滩沙土松软、排水性较好,但缺乏养分,难以提供蔬菜的生长提供营养。如何在白沙滩上种出蔬菜?成了我们训练之余的聊天话题。

“要不运点土上来吧?”岛中央有树林,树能长菜也能长吧?我去那里挖点土试试……我们抚摸着白沙,你一言我一语出谋划策。最后我们决定分成两个小组,一组负责在岛上找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,一组想办法从别处运土来。

不久,官兵就在岛上找到了可以尝试种植的、较为疏松的沙土。更多官兵趁休假从家乡背来一袋袋土壤,汇集在菜园里。故乡土让这片菜园更加亲切。中士彭书培播种了香菜、小白菜、上海青、韭菜等。大家找来木条和铁丝,仔细地围起篱笆,“岛礁菜园”初具雏形。当一天的训练结束,战友们来到菜园,浇水、施肥、除草,看着幼苗一天天长大,心里充满成就感。

然而,菜园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由于缺乏经验,有些蔬菜长势不佳,有些种子甚至不能在岛上生根发芽。是土壤水分不够、营养不足,还是有些蔬菜根本不适合在这里生长?我们开始调整策略。训练之余,我们查阅书籍学习更多种植知识,尝试增加有机肥来改良土壤,控制白沙比例增加土壤透气性。慢慢地,菜园里的蔬菜种类越来越多,长势越来越好。后来,为了改善岛礁生活条件,我们就地取材,用岛上的白沙混合水泥筑起了晾衣棚、蓄水池、车棚……岛礁的生活越来越有“家”的味道。

岛礁上有种花叫做“太阳花”。它的枝叶狭小,在白沙上匍匐生长,根基却深深扎在沙土之下。它的花朵总是向阳生长。岛礁任务结束后,我收集了太阳花种带回营院播种,如今已是一片花海。

有谁懂得哨兵的心思
黎明是个啥滋味
导弹上天的时钟敲响
一道命令在晨光里宣读
士兵,又有了练武的战场
墙角的三月梅落蕾红了
太阳一出就会怒放
小鸟在晨光里扇动着翅膀

正前方是云海,是林涛,是茫茫
修正耳朵,擦拭眼睛,眺望更远方
从风声中分辨雷霆、敌机的走向

走上战位的时候
正是他探亲归队的时候
叮嘱的爱情还在,母亲的送别还在
把它暂时藏进假日的方格里
备战有我,我就是国土挺立的脊梁

挑灯看剑

从历史长河里拾起一个词
依然这样,一一挑灯看剑
幸福安宁是好日子的底色
那是属于人民的
士兵,意味着一种牺牲的姿势
他的字典里没有躺平

士兵也爱浪漫,也有父母的寄托
士兵紧握一种品质:警惕一切战争
我从士兵阵里退下,卸下盔甲
挑灯看剑,日里三顾
无枪的日子依旧铁骨铮嵘



兵之谣(组诗)

峭岩

哨所的黎明,在枪尖上

它的美超越一声鸡鸣
也不是梦醒的那一刻
它是一抹刺破苍穹的天下白
雷声和彩霞,同时升起
旗帜的一角被光明托起
枪尖高过山峰
兴奋打起精神和雀跃
力量从脚跟拔起

走上战位

时间脱下旧的表情让位给鹰的眼神
刹那间,空气凝固加紧了刻度
无须口令,脚下的方寸之地就是命令
没有鲜花,没有鸟鸣,只有目标

登顶

刘金福 马要兵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万里晴空之下,没有青青草原,只有连绵的山峦上裹着厚厚的雪袄,以及翱翔在空中的秃鹫。

那年春天,刚刚下连的新兵熊永冰第一次来到高原。他是南方人,小小的个子,皮肤黝黑。经过新兵阶段和高原适应性训练后,他被分配到了驻扎在雪山山下的连队。南方少雪,熊永冰从没见过这样广袤的雪原。在前往连队的路上,他一直很兴奋,望着车窗外的雪山,时不时感叹一句:“这雪山真漂亮!”

连队考虑到新兵初上高原,还没有完全适应,便成立了高原适应班,卫生员每天负责督促新兵吃药、吸氧。军医们的关心让新兵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

这天,连队组织人员进行高原负重登山课目训练,老兵们都在收拾装具。熊永冰十分向往登上雪山,于是找到班长汪利强说出想参加登山课目训练的想法。

当时,汪利强正在穿戴装具,集合人员准备出发训练,看着这名新兵如此积极,心中很是欣慰。他笑着说:“年轻人有干劲是好的,但也要考虑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,等适应差不多了,我就带你去,现在听从连队安排。”

汪利强身材高大,因长期驻扎在高原,脸被晒得黑红,说起话来声音洪亮,有着西北汉子的豪爽。对于这条攀登之路,汪利强已经十分熟悉了。

高原登山与在低海拔登山截然不同,攀登的战士时刻受到恶劣环境的侵袭,肩上更是背负着沉重的物资。山路上散碎石子很多,尤其是山坡变陡时,官兵因找不到着力点常常需要压低重心,手脚并用向前攀爬,走五步,退一步,体力消耗很大。

一个晴天,天空湛蓝得如水彩画一般,朵朵白云被风吹着向远处飘去。新兵的融入壮大了队伍,各课目训练也逐渐展开。休息时间,熊永冰望着远处的白云,幻想山顶的风光,一段急促的哨音把他拉回了现实。

“全体都有,集合训练,目标,远处的小山!”登山训练终于开始了,熊永冰激动不已。

说是小山,实则不小,是高原的辽阔与博大将眼前这座山村衬托得显小了。全连共分为3个登山小组,路线也分为3个不同的方向。汪利强和熊永冰被分在第2组,登山路线在中间位置。小组划分完毕,第2小组的战友在汪利强带领下,全副武装向山顶前进。

高原的山都保持着天然陡峭的状态。山石常年遭受风雪侵蚀,质地破碎松散,受到外力便会大片滑落。“大家多注意脚下,踩实了再迈步,不舒服一定及时汇报。”汪利强回过头提醒着大家。

爬到半山腰,第一次进行高原攀登的熊永冰止不住地咳嗽起来。见状,汪利强让队伍原地调整休息。

高原的风是锋利的,刮在脸上似乎能留下痕迹,让人睁不开眼睛。熊永冰坐在地上不断深呼吸。此刻,遥远的山顶,让他心中不禁产生一丝紧张。



长征

第6178期



水秀青峦(中国画)

李俊柯作